

草

原

契訶夫 著

汝 龍 譯



文学小丛书

草 原

[俄国]契诃夫著

汝龙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草 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413 字数78,000 开本787×940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7}{8}$ 插页2

1963年2月北京第1版 196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定价(3) 0.47元

前 言

《草原》是俄罗斯作家契訶夫的中篇小說。它描写一个九岁的叶果魯希卡的一次旅行。这次旅行,時間不过四五天,路程只是由这孩子的家乡到他要去上学的某城。整篇中沒有曲折的故事和动人的情节。

然而契訶夫的創作的特点,正是在沒有曲折的故事和动人的情节的后面,蘊藏着深邃的思想和內在的冲突。《草原》也正是这样的一篇作品。

九岁的叶果魯希卡第一次离家,一路上他睜大着天真无邪的眼睛观察草原和人們。他看見了草原的清晨和黃昏,看見了草原上孤独的白樺、淒涼的古墓,也看見了在草原上奔忙着的人們:大車夫、商人、驛店老板等等。

正午,車队停在草原上,人們已入梦乡,而叶果魯希卡却凝神諦听这一片籠罩着草原的寂靜。

忽然傳來輕柔的歌声，“歌声低抑，冗长，悲凉，跟輓歌一样……”“歌声中沒有歌詞，然而悲凉恳切地向甚么人述說着，讲到它自己甚么罪也沒有，太阳却平白无故地燒它；它說它热烈地想活下去，它还年輕，要不是因为天热，天干，它会长得很漂亮……”

虽然这只是一位农妇在唱歌，而在叶果魯希卡听来却仿佛是草原自己在悲歌、在哀泣。这歌声在吐訴些甚么呢？只有这位敏銳的作家才明瞭，“……在唧唧的虫声中，在可疑的人影上，在古墓里，在蔚藍的天空中，在月光里，在夜鳥的飞翔中，在你看見而且聽見的一切东西里，你开始感到美的胜利、青春的朝气、力量的壮大、求生的热望；……在美的胜利中，在幸福的洋溢中，透露着緊張和愁苦，仿佛草原知道自己孤独，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对这世界來說白白荒廢了，沒有人用歌曲称頌它，也沒有人需要它；在这欢乐的鬧声中，人聽見草原悲凉而无望地呼喊着：歌手啊！歌手啊！”然而美的歌声，美的呼喊却被冷漠而严酷的现实打断了！打断它的是一个个的商人，那些奔

馳在草原上孜孜求利，冷漠地看待生活、祖國、世界的美的商人。

契訶夫以葉果魯希卡為主綫，一面刻劃出草原和祖國的美的呼聲，另一面刻劃出人民生活的世界。葉果魯希卡一路上看見了各種各樣的人，侮辱人的人和被人侮辱的人。這些受侮辱的人們是像父親一般關懷和愛撫着葉果魯希卡的潘捷列老爺爺；是有一雙尖銳的眼睛、荒涼的草原對於他來說永遠充滿生命和內容的瓦夏；以及那以唱歌為命、而又失去了嗓音的葉美里揚。他們和草原一樣受凌辱，和草原一樣失去了幸福。他們的經歷和煩惱也正是草原的歌的內容。

《草原》是一首悲悼祖國的哀歌——哀訴着當時的俄羅斯是多麼寂寞、痛苦，受着凌辱；但《草原》更是一闕贊歌——它贊頌着俄羅斯的雄偉、美麗、堅強有力；它呼喊人們歌唱祖國的美，建立那和美相稱的生活！

編 者

—

七月里一天清早，有一輛沒有彈簧的、脫了皮的帶篷馬車走出某省的某县城，順着驛路，一片响声地滚动着；像这种非常古老的馬車，眼下在俄罗斯，只有商人的伙計、牲口販子、不大寬裕的神甫才会乘坐了。車子稍稍一动就要吱吱嘎嘎地响一陣，車后挂着的桶子也來悶声悶气的帮腔；单听这些声音，单看挂在脫皮的車身上的那些寒伧的碎皮子，人就可以断定这輛車子已經老朽，随时会散成一片片了。

車上坐着那个城两个居民：一个是那个城里的商人伊凡·伊凡內奇·庫茲米巧夫，鬍子剃光，臉上戴着眼鏡，头上戴着草帽，看样子与其說像商人，倒不如說像文官；还有一个是神甫赫利斯托佛尔·西利伊斯基，那县里圣尼古拉教堂的主持人，他是个小老头子，头发挺长，穿一件灰色的帆

布长外衣，戴一頂寬边大礼帽，拦腰系一根彩色的、綉花的帶子。商人正在聚精会神地想心事，搖着头，为的是赶走睡意；在他臉上，那种习常的、正正經經的冷淡表情正在跟剛同家屬告別、痛痛快快喝过一通酒的人的温和表情爭執不下。神甫呢，用湿润的眼睛惊奇地眺望上帝的世界，他的微笑洋溢开来，好像連帽边也挂上了笑；他的臉色挺紅，仿佛挨了冻一样。他們俩，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和庫茲米巧夫，現在正坐着車子去卖羊毛。剛才跟家人告別的时候，他們飽吃了一頓奶油面包，虽然是大清早，却喝了几盅酒……。两个人的心緒都好得很。

除了剛剛讲过的那两个人和拿鞭子不停地抽那一对脚步輕快的栗色馬的車夫簡尼斯卡以外，車上还有一个旅客——一个九岁的男孩，他的臉給太阳晒得黑黑的，沾着泪痕。这是叶果魯希卡^①，庫茲米巧夫的外甥。承舅舅許可，又承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好心，他坐着車子到一个甚么地方去进

① 叶果尔的爱称。

学校。他媽媽奧爾迦·伊凡諾芙娜是一个十等文官的寡妇，庫茲米巧夫的亲姐姐，喜欢念过书的人和上流社会，托她兄弟卖羊毛的时候順便带着叶果魯希卡一路去，送他上学；于是現在这男孩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上哪儿去，为甚么要去，坐在車夫座位上，挨着簡尼斯卡，抓住他的胳膊肘，深怕摔下去；他的身子跳上跳下，像是一个放在茶炊烟囱盖上的茶壶。由于車子走得快，他的紅衬衫的后襟鼓起来，像个气泡；他那頂新的插着一根孔雀毛車夫帽子，不住溜到后脑壳上去。他觉得自己是个最不幸的人，恨不得痛哭一場才好。

馬車路过監獄，叶果魯希卡瞧了瞧在高高的白牆下面慢慢走动的哨兵，瞧了瞧釘着鉄格子的小窗子，瞧了瞧在房頂上閃光的十字架，想起来上个星期在喀山圣母节，他跟媽媽一块儿到監獄教堂去参加守护神节典礼，又想起来那以前在复活节，他跟厨娘留德密拉和簡尼斯卡一块儿到監獄去，把复活节的面包、鸡蛋、餡餅、煎牛肉送給犯人們。犯人道謝，在胸前画十字，其中有一个犯人还把亲手做的一副錫袖扣送給叶果魯希卡呢。

男孩凝神瞧着那些熟地方，可恨的馬車却飞也似地跑过去，把它們全撇在后面了。在監獄后面，給烟熏黑的打鐵店露了露头；再往后去是那个安适的綠色墓園，周圍砌着一道圓石子牆；从牆里面，白十字架和白墓碑快活地往外張望，它們掩藏在蒼翠的櫻桃樹中間，远远看去像是些白斑点。叶果魯希卡想起来每逢櫻桃樹开花，那些白斑点就同花朵混在一起，化成一片白色的海洋；等到櫻桃熟透，白墓碑和白十字架上就点綴了許多紫紅的小点，像血一样。在圍牆里的櫻桃樹下面，叶果魯希卡的父亲和祖母齐娜伊达·丹尼洛芙娜一天到晚躺在那儿。祖母去世以后，装进狹长的棺材，用两个五戈比的銅板压在她那不肯合起来的眼睛上。在她去世以前，她是活着的，常从市場上买回来松軟的面包，上面撒着罌粟籽。現在呢，她睡了，睡了……

墓園后面，造磚厂在冒烟。从那些用茅草鋪盖的、仿佛紧貼在地面上的长房頂下面，一大股一大股的黑烟冒出来，懶洋洋地升上去。造磚厂和墓園上面的天空一片阴暗，一股股的烟子投下来

的大阴影爬过田野和道路。有些人和馬在那些房頂旁边的烟雾里，走动着，周身扑滿紅灰。……

到造磚厂那儿，县城到了尽头，这以后是田野了。叶果魯希卡向那座城看了最后一眼，拿臉貼着簡尼斯卡的胳膊肘，哀哀地哭起来……

“哼，还没嚎够，好哭鬼！”庫茲米巧夫說，“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嬌孩子！既是不想去，就别去。誰也沒有硬拉着你去啊！”

“得了，得了，叶果尔小兄弟，得了……”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很快地嘮叨着說，“得了，小兄弟……叫上帝的名字吧……你这一去，又不是于你有害，而是于你有益。俗話說得好：學問是光明，愚昧是黑暗……真是这样的。”

“你想回去嗎？”庫茲米巧夫問。

“想……想……”叶果魯希卡哭哭啼啼地回答說。

“那就回去吧。反正你也是白走一趟，正好应了那句俗話：为了吃一匙果冻，赶了七俄里路。”

“得了，得了，小兄弟……”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接着說，“叫上帝的名字吧……罗蒙諾索夫^①当初

也是这样跟漁夫一块儿出門，后来他却成了名滿欧洲的人物了。智慧跟信仰合在一块儿，就会結出上帝所喜欢的果实。禱告詞上是怎样說的？願榮耀归于創世主，使我們的双亲得到安慰，使我們的教堂和祖国得益……就是这样的！”

“那益处往往并不一样……”庫茲米巧夫說，点上一支便宜的雪茄烟，“有的人念上二十年书，也还是没有念出甚么道理来。”

“这种事是有的。”

“学問对有些人是有益处的；对另一些人，反倒攪乱了他們的脑筋。我姐姐是个不懂事的女人；她一心要过上流人那种日子，想把叶果尔卡栽培成一个有学問的人，却不明白我可以教叶果尔卡做我这行生意，美滿地过上一輩子。我干脆跟你說吧；要是人人都去求学，想做上流人，那就沒有人做生意，种庄稼了。大家就都要餓死了。”

“不过要是人人都做生意，种庄稼，那就沒有人懂得学問了。”

① 罗蒙諾索夫 (1711—1765)：俄国启蒙运动杰出的倡导者，科学家和詩人，他是一个海濱居民的兒子。

庫茲米巧夫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想到双方都說了一句叫人信服的、有分量的話，就做出严肃的臉容，一齐嗽了嗽喉嚨。簡尼斯卡听他們講話，一个字也不懂，就摇摇头，微微欠起身子，拿鞭子抽那两匹栗色馬。随后是沉默。

这当儿，旅客眼前展开一片平原，广漠无垠，被一道連綿不断的崗巒切断。那些小山挨挤着，爭先恐后地探出头来，合成一片高地，在道路右边伸展出去，直到地平綫，消失在淡紫色的远方；車子往前走了又走，却看不清平原从哪儿开的头，到哪儿为止……太阳已經从城市后面探出头来，悄悄地、不慌不忙地干它的活儿了。起初在他們前面，远远的，在天地相接的地方，靠近那些小坟和远远看去像是搖着胳膊的小人一样的風車的地方，有一道寬闊而耀眼的黃色光帶沿了地面爬着；过一忽儿，这道光帶亮閃閃的来得近了一点，向右边爬去，攬住了群山。不知甚么温暖的东西碰到了叶果魯希卡的背脊；原来有一道光帶悄悄从后面攬过来，掠过車子和馬儿，跑过去会合另一条光帶；忽然，整个广闊的平原抖掉清晨的朦朧，現出

微笑，閃着露珠的亮光。

割下来的黑麦、杂草、大戟草、野麻，本来都给晒得枯黄，有的发红，半死不活，现在受到露水的浸润，受到阳光的爱抚，活转来，又要重新开花了。小海燕在大道上面的天空飞翔，快活地叫唤；金花鼠在青草里互相打招呼。左边远远的，不知甚么地方，田鳧在哀叫。一群鸚鵡，被馬車惊动，拍着翅膀飞起来，柔声叫着“特尔尔尔”，向山上飞去。在草地，蚱蜢啦、蟋蟀啦、蟬啦、螻蛄啦，发出一派噉噉喳喳的单調乐声。

可是过了一忽儿，露水蒸发了，空气停滞了，被欺騙的草原現出七月里那种无精打采的样子。青草搭拉下来，生命停止了。太阳晒着的群山，現出一片墨綠色，远远看去紫微微的，带着影子一样的宁静情調；平原，朦朦朧朧的远方，再加上像拱頂那样籠罩一切、在沒有树林沒有高山的草原上显得十分深邃而清澈的天空，现在都显得无边无际，愁悶得麻木了……

多么气悶，多么扫兴啊！馬車往前跑着，叶果魯希卡看見的却老是那些东西——天空、平原、矮

山……草地里的乐声靜止了。小海燕飞走了，鸛
鵒不見了。白嘴鴉閑着沒事干，在凋萎的青草上
空盘旋；它們彼此都差不多，使得草原越发單調
了。

一只鵞鷹貼近地面飛翔，均勻地煽動翅膀，忽
然在空中停住，仿佛在思索生活的空洞無聊似的，
然後拍起翅膀，箭也似地飛過草原，誰也說不清它
為甚么飛，它需要甚么。遠處，一個風車搖着風
帆……

為了添一點變化，雜草里偶爾出現一塊白的
頭蓋骨或者鵝卵石；時不時的現出一塊灰色的人
形石頭，或者一棵干枯的柳樹，樹梢上停着一只藍
色的烏鴉；一只金花鼠橫穿過大道。隨後，在眼睛
前面跑過去的，又只有雜草、矮山、白嘴鴉……

可是，末後，謝謝上帝，总算有一輛大車載着
一捆捆的庄稼迎面走来。大車頂上躺着一個姑娘。
她帶着睡意，熱得四肢無力，抬起頭來，看一看迎
面來的旅客。簡尼斯卡對她打個呵欠；栗色馬朝
那些糧食伸出鼻子去。馬車吱吱嘎嘎響着，跟大
車親一個嘴，帶刺的麥穗像笤帚似的掃過赫利斯

托佛尔神甫的帽子。

“你把車子赶到人家身上来啦，胖丫头！”簡尼斯卡叫道，“嘿，好肥的臉蛋儿，倒好像給黃蜂螫了似的！”

姑娘带着睡意微笑，动了动嘴唇，又躺下去了……这时候山上現出一棵孤另另的白楊树；是誰种的？它为甚么生在那儿？上帝才知道。要想叫眼睛离开它那苗条的身材和綠色的衣装，却是困难的。这个美人儿幸福嗎？夏天炎热；冬天严寒，大風大雪；到了可怕的秋夜，只看見黑暗，除了撒野的怒号的風以外甚么也听不見；頂糟的是一輩子孤孤单单……过了那棵白楊树，一条条麦田如同耀眼的黃地毯那样从大道直伸到山頂。山坡上的麦子已經割完，捆成一束束；山麓的麦田却剛在收割……六个割麦子的人站成一排，揮动镰刀，镰刀明晃晃的发亮，一齐合着拍子发出“夫希！夫希！”的声音。从捆麦子的农妇的动作，从割麦人的臉色，从镰刀的光芒可以看出来溽暑在烤他們，使他們透不出气来。一条吐出舌头的黑狗从割麦人那边迎着馬車跑过来，多半想要吠叫一陣吧，可

是跑到半路上却站住，淡漠地看那摇着鞭子吓唬它的简尼斯卡，天热得狗都不肯叫了！一个农妇直起腰来，把两只手放到痠痛的背上，用眼睛盯紧叶果鲁希卡的紅布衬衫。究竟是衬衫的紅顏色中了她的意呢，还是他使她想起了她的子女，那可不知道，总之，她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瞧了他很久……

可是这时候麦田过去了。眼前又伸展着乾枯的平原、太阳晒着的群山、燥热的天空；又有一只鵟鹰在地面的上空飞翔。远处，跟先前一样，一个風車轉动風帆，看上去仍旧像是一个小人在搖胳膊。老这么瞧着它怪膩味的，仿佛永远走不到它跟前似的，又仿佛它躲着馬車，往远处跑似的。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和庫茲米巧夫不声不响。简尼斯卡拿鞭子抽栗色馬，不断地向它們嚷叫；叶果鲁希卡不再哭了，冷淡地瞧着四周。炎热和草原的单调弄得他没精神了。他觉着好像已经坐着車走了很久，顛动了很久，太阳把他的背烤了很久似的。他們还没走出十俄里，他已经在想，“现在总该停下来休息了！”舅舅臉上的温和表情渐渐消